

公投时,他们没有投票权;脱离后,他们将承受后果

英国年轻人对“脱欧”感到迷茫和不甘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我们尚未有权力决定未来时,命运就被年长者决定了。”在近日一场英国年轻人举行的名为“为未来而奋斗”的游行示威活动中,今年19岁的乔治·罗伯茨对《卫报》记者感慨道。

在英国,与乔治一样,有许多因2016年“脱欧”公投时尚未到投票年龄的年轻人,他们认为自己的命运在3年前就不需要为“脱欧”承担后果的老人所决定,而自己却需要承担“脱欧”带来的一系列后果。

4月10日,欧盟同意英国“脱欧”日期推迟至10月31日,为期3年的“脱欧”之路依然难见曙光。对英国年轻人来说,背叛、迷茫正在他们之中蔓延。同时,他们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呼吁二次“脱欧”公投。如今他们的声音或将化为现实: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12日表示,议会下院“很可能”收到第二次“脱欧”公投的提案并予以表决。

年轻人认为父母没有考虑他们的未来

据《卫报》报道,位于英格兰西密德兰兹郡的达德利选区,选民的平均年龄高达50岁。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中,71.4%的人选择离开欧盟,是英国“脱欧”率最高的地区之一。然而,在这一地区当时没有投票资格的年轻人,他们产生了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朱莉安娜·丰娜卡今年18岁,6年前从家乡葡萄牙里斯本移民到英国。她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这个国家的喜爱,“英国塑造了我的今天,所有的朋友,今天的所有都是英国给予我的。”

如果说2016年举行“脱欧”公投时,丰娜卡与母亲尚未明白那次投票将对她们未来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3年来,“脱欧”给她这样的欧盟公民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已一一显现:自从2016年以来,她与母亲曾7次申请英国永居权,无一例外都被拒绝。

葡萄牙的经济危机让她背井离乡,她们原本希望在英国开始新生活。但是过去3年带给丰娜卡一家的只有不确定性。“我的未来不明朗。”她表示,“公投时我只有15岁,如今我已经长大成人,我现在理解了那次投票,并对人们选择离开感到沮丧,我们被认为是受欢迎的群体。”

丰娜卡的政治学讲师斯图尔特·特纳是工党的前副党魁,他解释了为何达德利选区的“脱欧”比例如此之高。“过去这里有許多工厂——钢铁厂、铸造厂,甚至还有采矿行业。他们工作收入高,又稳定。但如今这些工厂都不复存在,也没有能替代往日辉煌的工厂。”他表示,“这就造成当地民众强烈不满,移民成为宣泄口,人们认为移民是这一地区问题的来源。”

事实上,除伦敦地区外,英格兰绝大部分地区都支持“脱欧”,其中“脱欧”支持率最高的就是达德利所在的英格兰北部工业区。这些地区长期经济不振,成为英国工业的“铁锈地带”。

然而,不仅是来自葡萄牙的丰娜卡感到迷茫,许多本土土生的英国年轻人也因2016年“脱欧”公投时年龄太小而无法影响结果而感到愤怒。这些年轻人对父母的选择很失望,因为“脱欧”与自己的未来背道而驰。切尔西·琼斯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父母们没有考虑下一代。

乔治·金伯林说服父母选择留欧,但未能说服祖父母,“我被告知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被这样说很沮丧。但

‘脱欧’公投对我们这一代的意义大得多,我们才是必须去面对结果的那一代。”

盼望二次“脱欧”公投成为现实

对于19岁的乔治来说,3年前未能参加“脱欧”公投是人生一大憾事。2016年6月23日,年仅16岁的乔治在电视机前看到时任首相卡梅伦宣布英国将离开欧盟时,他还有些懵懂。虽然那时上高中的他对政治颇感兴趣,也经常看时事新闻,但他依然花了数天时间来阅读相关新闻,又跟与做教师的父母交谈几次,才终于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将对自己的未来造成怎样的影响。

在英国,这批“被遗忘的一代”依然是年轻人,他们多数在25岁至34岁间,居住在伦敦,相对国际化,成长过程中都有来自欧洲的朋友。另外在18岁至24岁的年轻人中,有72%的人也支持留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5岁以上的英国人中,只有39%的人选择留欧,



3月23日在伦敦反“脱欧”游行中,3名英国年轻人手持支持留欧的牌子。对于自己的未来他们心里没有底。

东方IC

“脱欧”难民的无奈:入籍爱尔兰

■本报记者 吴雨伦

自“脱欧”公投以来,爱尔兰护照正成为英国人眼中的香饽饽。对于拥有爱尔兰血统的英国人,申请爱尔兰护照较容易;对于没有爱尔兰血统的英国人,他们选择先搬到爱尔兰,在爱尔兰住满5年后申请护照。

据英国《卫报》报道,爱尔兰护照的申请量已创下历史纪录:自今年1月以来,爱尔兰已收到近25万份申请,比去年同期增加30%。而在去年颁发的86万份爱尔兰护照中,有20万份申请来自英国。

“希望自己一直是欧洲人”

“成为爱尔兰公民,是我的长期目标。”37岁的基思·唐纳森去年从英格兰搬到都柏林。在2016年“脱欧”公投中,他投票选择留在欧盟,而当他的雇主,路易斯·斯尔金律师事务所开设都柏林办事处时,他抓住了这个“逃离英国”的机会。唐纳森说:“在成长过程中,我就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并希望一

直是欧洲人。”

唐纳森并没有爱尔兰血统,但在爱尔兰居住5年后可以申请入籍。唐纳森表示:“除非你是爱尔兰公民,否则你不能做很多事情。我认为自己是英国‘脱欧’的难民。”

像唐纳森这样的英国人被称为“脱欧”难民,他们在“脱欧”公投后选择背井离乡。39岁的亚历山大·德梅内泽斯也是“脱欧”难民的一员,他在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教授土壤微生物学。他对记者表示:“搬到爱尔兰让我有机会申请成为爱尔兰公民。我必须在未来的9年里在这里度过5年才能入籍。”目前,拥有英国与巴西双重国籍的他表示:“英国国籍对我很重要,但是英国‘脱欧’带走了一些光彩。”

移民咨询公司 Fragomen 爱尔兰分部的董事总经理比尔·福斯特则认为,“‘脱欧’意味着英国将回到过去,但爱尔兰告诉人们,我们想要前进而不是回到过去。住在爱尔兰让我在很多方面感受到更多的欧洲风情。”福斯特也许不会选择成为爱尔兰公民,但就目前而言,他很

乐意从伦敦搬到都柏林。

“重新定义我是谁的机会”

40岁的凯特·瑞安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嫁给了爱尔兰人后在科克郡居住了十多年。此前她从未考虑过国籍问题,然而“脱欧”让她被迫做出选择。近日,瑞安递交了入籍申请。在没有爱尔兰血统的情况下,入籍需要大量的文书工作,费用约1500欧元。

虽然英国和爱尔兰护照持有者可以在两国之间继续通行,“脱欧”也不会影响这一点,但瑞安认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任何事情成为可能。“这关乎保护我的权利,所以我必须完成这些繁琐的申请手续。”她补充道。

瑞恩为她的英国血统感到自豪,经常探望居住在威尔士投票支持“脱欧”的父母。然而,她认为,比起英国人,自己更是欧洲人,成为爱尔兰人正可以强调这种身份。瑞恩表示:“我认为这是重新定义我是谁,以及我在世界上位置的机会。”

比起没有爱尔兰血统的英国人,拥

有爱尔兰血统的英国人申请入籍更加容易。迈克尔·克拉克最近离开布莱顿,来到都柏林三一学院担任校园基础设施主任一职,并打算在爱尔兰扎根。克拉克在伦敦南部的克罗伊登长大,祖父来自爱尔兰,“我很自豪自己是英国人。但我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并计划未来留在爱尔兰。”

对于那些拥有爱尔兰血统的英国人而言,完成入籍文书工作并回顾家庭历史,可以引发内心与爱尔兰的真正联系。爱尔兰伊玛克特教育科学院心理学讲师马克·斯库利对移民,尤其是爱尔兰侨民颇感兴趣。他认为,人们一开始想要申请爱尔兰护照,是想避免繁琐的海关手续,但在这过程中,他们逐渐认同爱尔兰人的身份。

30岁的基兰·菲茨帕特里克来自爱尔兰,但在英国长大,现在在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研究医学史。他说:“从情绪的角度来看,‘脱欧’是一种非常很糟糕的体验,这是英国历史上一段非常悲伤的时期。”

复杂的计划。丰田也计划将每年可生产13万辆汽车的英国伯纳德斯顿工厂关闭。

日本金融界也出现“逃离英国”的趋势。野村控股、大和证券、三井住友银行等几大日本金融企业已准备将欧洲办事处从伦敦迁出。

据分析,“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摧毁在英日企的信心。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18年秋季的一项调查显示,约60%的在英日企认为,“脱欧”对它们的未来发展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因此日本企业普遍期望英国能有序“脱欧”,在“脱欧”过渡期采取特别措施,减轻“脱欧”对企业的影响。

空客威胁“很多国家愿制造机翼”

位于英国威尔士北部的布劳顿在经济相对低迷的威尔士是一个例外,这里有成片的新建住宅,有周边城镇少见的大型超市与商场。每年布劳顿都吸引不少外来人口,年轻人也不用为生计远走他乡,因为这里有英国最大的航空工业制造基地——空客公司机翼制造工厂。绝大多数的空客机翼在这里制造,经空运或船运,汇集到法国图卢兹完成飞机总装。

然而,因为久拖不决的“脱欧”,这里的一切或将成为历史。今年初,空客CEO恩德斯表达了对英国政客拖欠行为的不满。他在公司网站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距离2016年‘脱欧’公投已过去近3年,商界却仍然无法为未来做出确切安排,这简直丢脸。”

“脱欧”派认为我们在这里拥有巨大的工厂,所以将永远留在这里。但他们错了,毫无疑问,很多国家愿意为航空飞机制造机翼。”

恩德斯警告称,如果英国再无法达成“脱欧”协议,空客可能会将机翼生产业务从英国转移出去。据统计,空客在英国开设了25家工厂,拥有14000名员工,而空客的供应链更是为11万英国人提供了工作岗位。

此外,大量汽车企业也亮起红灯。汽车业是英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据统计,英国汽车行业共雇用约85.6万人,每年贡献约202亿英镑产值。然而,这一切或许也将因为“脱欧”而一去不复返。

3月初,宝马公司称,如果英国无法与欧盟达成协议,公司可能考虑将部分发动机的生产业务以及“MINI”品牌撤出英国。据了解,宝马在伯明翰生产“MINI”汽车的发动机,去年产量达到37.5万台。该系列发动机的原材料采购

互征关税。因此今年3月,英国制造业库存的增长速度也创下历史纪录。

由于担心“脱欧”导致供应中断,空客已要求供应商额外确保一个月的库存。空客自身也在英国和欧洲的工厂补充零部件。为空客和波音供应零部件的 Meggitt PLC 此前表示,在年底增加约500万英镑的库存。据估计,航空业增加额外库存的成本超过10亿欧元。

欧洲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伦敦希思罗机场表示,已储备充足的各款零部件,确保行李输送带等设备不会因为欧洲部件无法运达而停工。希思罗机场还储备了安检所需的橡胶手套和其他物品。

IHS Markit 的数据还显示,不仅是英国,在欧盟其他成员国,德国的阿迪达斯已开始把英国客户发货服务与欧洲大陆客户分开。宝马汽车也预订了一架大型货机,运送一些关键零部件,以避开拥堵的英吉利海峡。

然而,大举囤货为企业带来了负面影响。经济学家警告,即使英国顺利“脱欧”,库存也会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由于库存占用资金,投资新设备或招聘员工的资金将减少。此外,由于需要消耗现有库存,公司还可能控制在新部件和材料上的支出等。

留在英国的企业正大举囤货

一些企业正大举逃离英国,选择留下的企业则大举囤货。据《华尔街日报》报道,IHS Markit 发布的报告显示,仅3月,总部位于英国的企业囤积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速度位列所有工业化国家之首。斯托克顿工程公司董事总经理皮尔·史密斯称“囤货之举”——英国“脱欧”进程缓慢拖累,令人十分沮丧。

英国政府此前曾发出警告,“无协议脱欧”将导致边境混乱,以及英国与欧盟

■本报记者 吴雨伦

英国政界迟迟无法就“脱欧”协议达成一致,英欧未来经贸关系可能陷入无序困境。因此,不满与担忧在英国的跨国企业间日益弥漫,走还是留,这是一个问题——大量跨国企业逃离英国,选择留下的则开始为“脱欧”大举囤货。

日企在“出逃潮”中尤为突出

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数据,目前有超过1000家日企在英国设有业务,创造了超过14万个工作岗位。据《独立报》分析,很多日本企业将英国作为进入欧洲市场的桥头堡,一旦英国离开欧盟,日本企业就没有留在英国的理由。

因此,日本企业在此次“出逃潮”中尤为突出。最新出逃的是索尼公司。近日,索尼公司宣布,已于3月29日将其在英国萨里郡韦布里奇的欧洲总部迁至荷兰阿姆斯特丹,以避免英国“脱欧”后繁琐的海关手续。索尼表示,这一举措将使索尼成为总部设在欧盟的企业。英国“脱欧”后,欧盟内部通用的海关规则继续适用于索尼在欧洲的业务。索尼的最大竞争对手松下,早在去年10月就将欧洲总部从英国迁至阿姆斯特丹。

日本本田公司今年2月宣布,将于2021年关闭其位于英国南部斯温登的汽车制造厂。该厂每年生产汽车约15万辆,员工约3500人。除本田外,日产汽车2月也表示,将取消在英国东北部桑德兰工厂生产运动型多功能车车型的

的计划。丰田也计划将每年可生产13万辆汽车的英国伯纳德斯顿工厂关闭。

日本金融界也出现“逃离英国”的趋势。野村控股、大和证券、三井住友银行等几大日本金融企业已准备将欧洲办事处从伦敦迁出。

据分析,“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摧毁在英日企的信心。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18年秋季的一项调查显示,约60%的在英日企认为,“脱欧”对它们的未来发展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因此日本企业普遍期望英国能有序“脱欧”,在“脱欧”过渡期采取特别措施,减轻“脱欧”对企业的影响。

空客威胁“很多国家愿制造机翼”

位于英国威尔士北部的布劳顿在经济相对低迷的威尔士是一个例外,这里有成片的新建住宅,有周边城镇少见的大型超市与商场。每年布劳顿都吸引不少外来人口,年轻人也不用为生计远走他乡,因为这里有英国最大的航空工业制造基地——空客公司机翼制造工厂。绝大多数的空客机翼在这里制造,经空运或船运,汇集到法国图卢兹完成飞机总装。

然而,因为久拖不决的“脱欧”,这里的一切或将成为历史。今年初,空客CEO恩德斯表达了对英国政客拖欠行为的不满。他在公司网站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距离2016年‘脱欧’公投已过去近3年,商界却仍然无法为未来做出确切安排,这简直丢脸。”

“脱欧”派认为我们在这里拥有巨大的工厂,所以将永远留在这里。但他们错了,毫无疑问,很多国家愿意为航空飞机制造机翼。”

恩德斯警告称,如果英国再无法达成“脱欧”协议,空客可能会将机翼生产业务从英国转移出去。据统计,空客在英国开设了25家工厂,拥有14000名员工,而空客的供应链更是为11万英国人提供了工作岗位。

此外,大量汽车企业也亮起红灯。汽车业是英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据统计,英国汽车行业共雇用约85.6万人,每年贡献约202亿英镑产值。然而,这一切或许也将因为“脱欧”而一去不复返。

3月初,宝马公司称,如果英国无法与欧盟达成协议,公司可能考虑将部分发动机的生产业务以及“MINI”品牌撤出英国。据了解,宝马在伯明翰生产“MINI”汽车的发动机,去年产量达到37.5万台。该系列发动机的原材料采购

互征关税。因此今年3月,英国制造业库存的增长速度也创下历史纪录。

由于担心“脱欧”导致供应中断,空客已要求供应商额外确保一个月的库存。空客自身也在英国和欧洲的工厂补充零部件。为空客和波音供应零部件的 Meggitt PLC 此前表示,在年底增加约500万英镑的库存。据估计,航空业增加额外库存的成本超过10亿欧元。

欧洲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伦敦希思罗机场表示,已储备充足的各款零部件,确保行李输送带等设备不会因为欧洲部件无法运达而停工。希思罗机场还储备了安检所需的橡胶手套和其他物品。

IHS Markit 的数据还显示,不仅是英国,在欧盟其他成员国,德国的阿迪达斯已开始把英国客户发货服务与欧洲大陆客户分开。宝马汽车也预订了一架大型货机,运送一些关键零部件,以避开拥堵的英吉利海峡。

然而,大举囤货为企业带来了负面影响。经济学家警告,即使英国顺利“脱欧”,库存也会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由于库存占用资金,投资新设备或招聘员工的资金将减少。此外,由于需要消耗现有库存,公司还可能控制在新部件和材料上的支出等。

跨国企业艰难抉择:出逃或囤货

复杂的计划。丰田也计划将每年可生产13万辆汽车的英国伯纳德斯顿工厂关闭。

日本金融界也出现“逃离英国”的趋势。野村控股、大和证券、三井住友银行等几大日本金融企业已准备将欧洲办事处从伦敦迁出。

据分析,“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摧毁在英日企的信心。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18年秋季的一项调查显示,约60%的在英日企认为,“脱欧”对它们的未来发展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因此日本企业普遍期望英国能有序“脱欧”,在“脱欧”过渡期采取特别措施,减轻“脱欧”对企业的影响。

空客威胁“很多国家愿制造机翼”

位于英国威尔士北部的布劳顿在经济相对低迷的威尔士是一个例外,这里有成片的新建住宅,有周边城镇少见的大型超市与商场。每年布劳顿都吸引不少外来人口,年轻人也不用为生计远走他乡,因为这里有英国最大的航空工业制造基地——空客公司机翼制造工厂。绝大多数的空客机翼在这里制造,经空运或船运,汇集到法国图卢兹完成飞机总装。

然而,因为久拖不决的“脱欧”,这里的一切或将成为历史。今年初,空客CEO恩德斯表达了对英国政客拖欠行为的不满。他在公司网站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距离2016年‘脱欧’公投已过去近3年,商界却仍然无法为未来做出确切安排,这简直丢脸。”

“脱欧”派认为我们在这里拥有巨大的工厂,所以将永远留在这里。但他们错了,毫无疑问,很多国家愿意为航空飞机制造机翼。”

恩德斯警告称,如果英国再无法达成“脱欧”协议,空客可能会将机翼生产业务从英国转移出去。据统计,空客在英国开设了25家工厂,拥有14000名员工,而空客的供应链更是为11万英国人提供了工作岗位。

此外,大量汽车企业也亮起红灯。汽车业是英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据统计,英国汽车行业共雇用约85.6万人,每年贡献约202亿英镑产值。然而,这一切或许也将因为“脱欧”而一去不复返。

3月初,宝马公司称,如果英国无法与欧盟达成协议,公司可能考虑将部分发动机的生产业务以及“MINI”品牌撤出英国。据了解,宝马在伯明翰生产“MINI”汽车的发动机,去年产量达到37.5万台。该系列发动机的原材料采购

互征关税。因此今年3月,英国制造业库存的增长速度也创下历史纪录。

由于担心“脱欧”导致供应中断,空客已要求供应商额外确保一个月的库存。空客自身也在英国和欧洲的工厂补充零部件。为空客和波音供应零部件的 Meggitt PLC 此前表示,在年底增加约500万英镑的库存。据估计,航空业增加额外库存的成本超过10亿欧元。

欧洲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伦敦希思罗机场表示,已储备充足的各款零部件,确保行李输送带等设备不会因为欧洲部件无法运达而停工。希思罗机场还储备了安检所需的橡胶手套和其他物品。

IHS Markit 的数据还显示,不仅是英国,在欧盟其他成员国,德国的阿迪达斯已开始把英国客户发货服务与欧洲大陆客户分开。宝马汽车也预订了一架大型货机,运送一些关键零部件,以避开拥堵的英吉利海峡。

然而,大举囤货为企业带来了负面影响。经济学家警告,即使英国顺利“脱欧”,库存也会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由于库存占用资金,投资新设备或招聘员工的资金将减少。此外,由于需要消耗现有库存,公司还可能控制在新部件和材料上的支出等。

留在英国的企业正大举囤货

一些企业正大举逃离英国,选择留下的企业则大举囤货。据《华尔街日报》报道,IHS Markit 发布的报告显示,仅3月,总部位于英国的企业囤积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速度位列所有工业化国家之首。斯托克顿工程公司董事总经理皮尔·史密斯称“囤货之举”——英国“脱欧”进程缓慢拖累,令人十分沮丧。

英国政府此前曾发出警告,“无协议脱欧”将导致边境混乱,以及英国与欧盟

互征关税。因此今年3月,英国制造业库存的增长速度也创下历史纪录。

由于担心“脱欧”导致供应中断,空客已要求供应商额外确保一个月的库存。空客自身也在英国和欧洲的工厂补充零部件。为空客和波音供应零部件的 Meggitt PLC 此前表示,在年底增加约500万英镑的库存。据估计,航空业增加额外库存的成本超过10亿欧元。

欧洲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伦敦希思罗机场表示,已储备充足的各款零部件,确保行李输送带等设备不会因为欧洲部件无法运达而停工。希思罗机场还储备了安检所需的橡胶手套和其他物品。

IHS Markit 的数据还显示,不仅是英国,在欧盟其他成员国,德国的阿迪达斯已开始把英国客户发货服务与欧洲大陆客户分开。宝马汽车也预订了一架大型货机,运送一些关键零部件,以避开拥堵的英吉利海峡。

然而,大举囤货为企业带来了负面影响。经济学家警告,即使英国顺利“脱欧”,库存也会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由于库存占用资金,投资新设备或招聘员工的资金将减少。此外,由于需要消耗现有库存,公司还可能控制在新部件和材料上的支出等。

一周书单

2019年布克国际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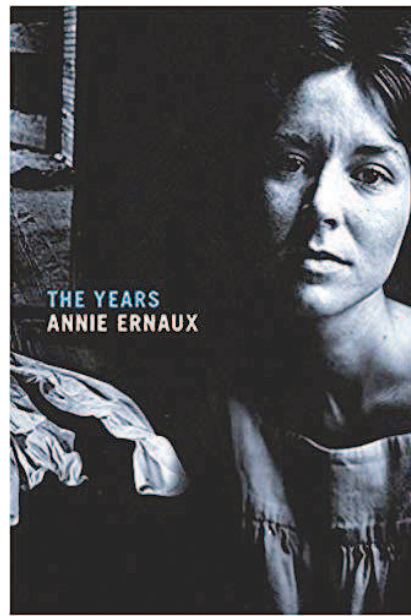


《让犁头碾着尸体前进》

[波兰]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在今年的这份名单中,最熟悉的莫过于去年摘得该奖的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的小说。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谋杀之谜:在波兰的荒凉寒冬,一个男人在与世隔绝的村庄被谋杀,留给一位东欧“小姐”来识别这个凶手。正如作者所说,“如果写一本书只是为了知道谁是杀手,那就是浪费纸张和时间”,所以它更是关于社会的启蒙读物、女权的黑暗喜剧和对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赞歌。

(菲茨卡拉尔多出版社 2018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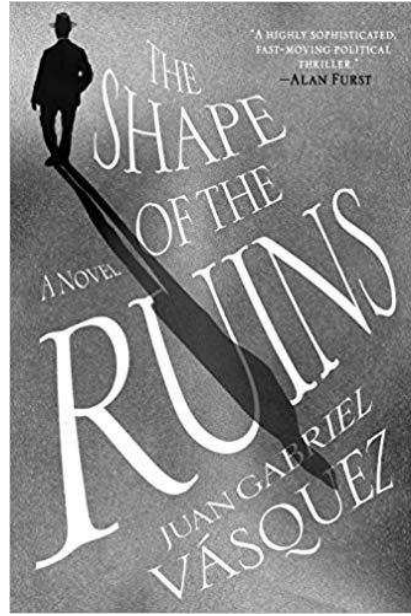


《岁月》

[法国] 安妮·艾诺

《岁月》是在英国享有极高声誉的法国女性作家安妮·艾诺的回忆录,讲述了从1940年至2006年间发生的故事。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本书更像是一次告别:这是一本由整整一代人“书写”的亲密回忆录,讲述了几代人的故事。作者全文回避用“我”,而是用“我们”代替。因为在其父母那一代,集体生活与个人生活无法分开,“我们”共同承受饥饿和恐惧,所以都用“我们”来表达。

(菲茨卡拉尔多出版社 2018年6月)



《废墟的形状》

[哥伦比亚] 胡安·巴斯克斯

巴斯克斯凭借《废墟的形状》成为入围名单中唯一一位男性作者。该书探索了两起发生于1914年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真实谋杀事件,被评价为“机智的、如迷宫般曲折的、非常好读的历史小说”。

(麦克莱恩出版社 2018年9月)

相关链接·布克国际文学奖

4月9日,2019年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公布。布克国际文学奖是布克文学奖的补充。全球所有非英语作家,只要作品有英译本在英国出版均可参评该奖,一旦获奖,译者将与作者平分5万英镑的奖金。与布克文学奖相比,布克国际文学奖的视野更加广阔,它为优秀小说进入英语世界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入围短名单的6本书中,5本为女性创作。担任评委的历史学家塔尼·休斯对《卫报》表示,“这不是政治性选择,也无关文学战略”,这个结果只是“阅读快感的副产品”。